

一切的久别重逢，
都是蓄谋已久的别有用心。

上册



长宇宙
作品

南有嘉鱼

NANYOU
JIAYU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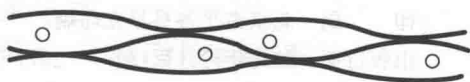
长宇宙
作品

南有嘉鱼

上册



NANYOU
JIAY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有嘉鱼 / 长宇宙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552-4805-7

I. ①南…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9924号

书 名 南有嘉鱼

著 者 长宇宙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时 瑜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孙顾芳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8

字 数 34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805-7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青春

C O N T E N T S

目录 [上]



楔子 \ 1

第一章 \ 8

一切的久别重逢，都是蓄谋已久的别有用心

第二章 \ 64

往事经不起回忆，如爱情经不起考量

第三章 \ 113

什么时候起，单身这条不归路忽然就失了方向

第四章 \ 150

夜风正好，趁四下无人我试图勇敢朝你迈进一步

第五章 \ 185

路途遥远，与你同程但盼不辜负

第六章 \ 231

比爱更长久的，是风雨和生活



C O N T E N T S

目录 [下]



第七章 \ 285

愿为你前行，在我尚且懦弱的时候

第八章 \ 344

谎言是裂痕，信任是将裂痕沦为破碎的手

第九章 \ 388

念你用情深重，终是再难回头

第十章 \ 436

你的影子，你的气息，和我早已分不开

番外 \ 510

岁月共白头

《我曾这样深切爱过你》精彩试读 \ 529





楔子

王谨骞给周嘉鱼打电话的时候，周嘉鱼正抱着一束牛皮纸包好的玫瑰穿梭在B大校园里。学校不让外来车辆开进来，天气又热，正赶上学生中午放学，周嘉鱼穿着条长裙在偌大的校园里步履维艰，手机铃声催命似的响。

她一手抱着花，一手别扭地从包里摸出手机。

“谁？说话！”她一开口，就气急败坏的。

王谨骞听了一愣，下意识地看了眼腕表：“这也不是你排练的时间啊，怎么说话这么冲？”

他清越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周嘉鱼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得快哭了：“王谨骞，B大的实验楼到底在哪儿啊？我走丢了……”

王谨骞觉得纳闷：“大中午的你跑B大干什么去？”

周嘉鱼沿着长长的林荫道往前走，长及脚踝的裙摆随着她的动作窸窣直响。身边尽是一些与她相反方向的学生，人来人往间都用偷偷打量的目光看她。

刚凭着感觉拐过一个弯，前方“实验楼”三个大字就金光闪闪地呈现在眼前，周嘉鱼惊呼一声，朝着听筒应付一句作势要挂：“小月亮被送去做福利检查，店里就剩我一个壮劳力。我找到地方了，先不说啦。”

“哎哎哎！”王谨骞捏着电话急吼吼地嚷了一声，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就往外走，“我去接你，你就在实验楼等着我，千万别乱走。”

“知道了知道了。”在实验楼下周嘉鱼已经见到了那个订花的男生，匆忙挂了电话朝着他走去。

男生是B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快要毕业了，特地打算在这个时候跟同课题组的女孩求婚，急等着这花做开场白。

周嘉鱼跟人家道了歉又少收了些钱，看着男孩一脸幸福憧憬地拿着花束往里走，忽然觉着自己挺可怜的。

同样都是研究生，怎么人家就学历、媳妇一把抓，自己业余还要出来顶着日头送花呢？

B大是国内、国际都享有盛名的百年名校，校园里风景很好，数十棵梨树郁郁葱葱，一汪池水中还有几只懒洋洋的鸭子在划水。周嘉鱼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更别提再找出去了。反正都答应了王谨骞在这里等他，她倒也是也不着急，找了个树荫惬意地发起呆来。

中午，大多是情侣在草地上横竖地躺着望天，还有三三两两的伙伴聚在一起。一时间，太阳暖暖地照了下来，让人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谨骞才从树林尽头姗姗而来。

正值初夏，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一条浅灰色的休闲长

裤，远远看去身材挺拔修长，周身有种柔和的气息，一点也不像日日与人厮杀、浑身铜臭味的资本家。

B大也是王谨骞的母校，这个曾经在金融学院叱咤风云的男人哪怕已经毕业四年也依然对这里熟门熟路。周嘉鱼在树下昏昏欲睡，看着从不远处慢吞吞走来的王谨骞，朝着他招手。

“怎么那么慢啊你。”

“慢？”他单手撑着地挨着周嘉鱼坐下，老大的不乐意，把表凑到她眼前去，“从公司到这儿至少四十分钟，我就用了二十五分钟！这还慢？！”

周嘉鱼笑嘻嘻地扯他的衬衫，指着人群和他开玩笑：“你穿成这样走在他们中间，可以以假乱真。”

“我本来就是真的，按照你们看的韩剧的叫法，这一个一个的都得叫我声前辈呢。”

周嘉鱼被太阳晒得脸颊微粉，鞋子也不知道被她踢到哪里去了。王谨骞嫌弃地瞪了她一眼，拉起她欲走：“咱那花店不开了不行吗？挣不着几块大洋不说，还得你自己来送花，这一来一回的，万一哪天你跑丢了多得不偿失。”

又来了，周嘉鱼最讨厌王谨骞跟自己磨叽这个。

她踢踢踏踏地把鞋子穿好，威胁他闭嘴：“今天王叔送小月亮去医院才没来的，花店每天盈利不少，供我和小月亮的花销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不开店，难道要指着我爸养我？”

“我养啊，求之不得。”这句话王谨骞接得自然又平静，好像是在说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周嘉鱼呼吸一窒，垂在腿侧的手倏地捏住了裙角。

她别过眼看向旁边，故作轻松地嘴硬：“我一个音乐学院的研究，跟着乐团随便演一场就赚够生活费了好吗，我是担心如果店不开了，小月亮没地方去了。”

小月亮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今年十三岁，但很可惜的是先天性聋哑人，她的父亲早在她出生后不久就抛下她们娘儿俩南下做生意去了，母亲大概是承受不住生活的压力，在她五岁的时候把她丢给邻居婆婆消失了。

周嘉鱼有一次去音乐厅听一场歌剧，晚上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挎着个小篮子的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围着停车场卖花，正在被保安驱赶。当时周嘉鱼出于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呵斥住了保安，把那个小女孩给带到了车上，温声问她：“这么晚为什么不回家？妈妈呢？”她不会说话，也听不见，但是能写字。两个人交流了很久，周嘉鱼才知道她叫月亮，她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在哪里，一直带着她生活的邻居婆婆病了，很严重，每天要花很多钱买药，婆婆的儿子儿媳想把她送走，她又舍不得婆婆，街口卖报纸的叔叔告诉她可以在报刊亭每天挎一篮子花来卖，一枝五块钱，赚到的钱就可以给婆婆看病。今天是她卖花的第一天。

一个八九岁的正常孩子尚且还没学会如何与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何况是月亮这样听不到说不了的小姑娘。周嘉鱼感慨万分的同时也想到了自己在这个年纪时的情形，于是也算心念一动，生了开花店的想法。

一直好心养着小月亮的阿婆得知周嘉鱼想带她走的时候，十分不舍得，但是迫于儿女的反对也只能不再言语。在

确认了周嘉鱼的身份和意图之后，阿婆才偷偷地告诉她，小月亮很听话懂事，但是她妈妈跟一个富商跑了，临走时给了阿婆一大笔钱拜托她照顾月亮，她爸爸这些年都没音信，恐怕这孩子一辈子就是个孤儿了。

周嘉鱼听后，心中想开花店、收养小月亮的想法更加坚定了。

她先是用自己这些年的积蓄租了店铺，又托一些朋友找到了进花的渠道，连着装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小飞侠”花店就开张了。

店铺不大，选在老城区的位置，被周嘉鱼装修得别有一番味道。店里每一种花都用水笔标注了价格，小月亮就在里面做个小店主，周嘉鱼还特地请了专业的插花老师来教她。小月亮心灵手巧，虽然不言语，但不到半年就把手艺学得七七八八了，加上小孩子特有的丰富想象力，经她手的每一束花都像有了生命力似的。

后来花店名气大了，订花的人也不再局限于附近的居民，周嘉鱼就跟门口修理自行车的王伯商量，平日劳烦他帮着照看小月亮不让她受人欺负，现在生意做得热闹起来，她赞助给修车铺子一辆面包车，平日里有人上门订花请他帮忙送，这样既不耽误生意也不用惦记小月亮的安危。王伯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对于这种能让自己忙活起来的事情自然是乐意的。这样下来，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小飞侠花店在周嘉鱼这个不靠谱的女老板、小月亮这个无声小店主，以及热心的王伯的经营下，也算是开得风生水起了。

这小小的盈利虽然在王谨骞眼里微不足道，但是在周嘉

鱼心里却是十分让人受鼓舞、值得高兴的事情。

两人沿着校园的林荫道并肩往外走着，像是校园里再寻常不过的男女。王谨骞一想到她花店里那个小女孩，更替她发愁：“你说你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连婚都没结，身边就带一个孩子，将来你可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周嘉鱼不高兴起来，“又不嫁给你，你愁什么？大不了我就带着小月亮自己过，我们姐儿俩当一辈子送花的小飞侠。”

周嘉鱼个子高，一米七五的身高配上她在音乐学院这些年熏陶出来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气质，给人一种不可侵犯的高贵感。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落寞，细细的眉毛微微蹙起，让人觉得这姑娘没来由地身上就带了些孤独。

小月亮于她，更像是一个童年的自己，只不过，她比小月亮好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待她不薄的父亲。

王谨骞的车没停在校园外，竟然就停在了树荫外的喷泉旁边。可能是怕热，车子还一直发动着开着空调。他自知拗不过周嘉鱼，也不再提这事，单手为她拉开一侧的车门示意她上车：“先带你吃午饭，然后再把你送回来拿车。”

周嘉鱼刚要说什么，王谨骞迅速堵了一句：“大老远的来接你一趟，总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回去吧？”

两个人是在一家川菜馆子吃的，王谨骞胃不好，太油太生冷的东西都忌讳，偏偏周嘉鱼又是一个无辣不欢的性子，满桌上点的全都是红通通的川辣子。周嘉鱼吃得痛快，看着王谨骞慢条斯理剔鱼刺的样子忍不住心疼起来：“要不你点个别的吧，那桌的炒饭你喜欢吃吗？”

周嘉鱼所谓的“那桌”，是一对夫妇和他们差不多三岁的孩子，孩子不吃辣椒，正被妈妈哄着一勺一勺地喂菠萝炒饭，光看一眼，就觉得甜腻。

王谨骞把剔好的雪白鲜嫩的鱼肉搁到她盘子里，半晌才凉凉地开口：“不用。”

大概是被他不冷不热的态度弄得没趣，周嘉鱼撇撇嘴开始低头认真吃饭，吃了两口觉得不对，猛地抬头问他：“你今天不是应该去上班吗？怎么有时间出来？”

华尔街天才华裔任职美国“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中国区CEO，这是早在一周前财经报纸上就铺天盖地写过的。

王谨骞面色如常地端起茶杯浅啜了一口，目光盯着周嘉鱼一双秋水般的眼睛时盛满嘲讽的笑意：“所以啊，为了接你我扔下一屋子等着开会的员工，然后你就用吃川菜这么不道德的方式来报答我？周嘉鱼，你可真是……让人失望啊。”



第一章

一切的久别重逢，都是蓄谋已久的别有用心

纽约市，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总部，当地时间晚十点。
整栋大楼里十层至二十层灯火通明，工作间内传真机与电话的响声不绝于耳，走廊里有行色匆匆的员工戴着工作牌无声进出，神情严肃。

此时，靠近二十层走廊最里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长达十米的会议桌上凌乱地摆放着小山一样的文件，放眼望去，大片的A4纸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对面的墙上，两台高清投影仪交错放映着数不清的图表和数据，屋内弥漫的除了令人窒息的紧张感，还有飘散在空中浓浓的咖啡气息。

一直在投影仪前操作电脑的金发男孩指了指屏幕，对着身旁的首席特助低声报告：“这是今天对方的K线走势，很明显遭到了重创。”

美丽高挑的助理飞快地记好数据，朝着男孩虔诚地说

道：“上帝保佑弗兰克。”

听闻这话，工作台附近的几位同事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看着手中的资料眼中却又都带了些骄傲。

毕竟，能让媲美美国著名的“摩根”集团的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旗下所有精英出动，还是自建行以来的第一次。

因为——华尔街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再度执行并购，实业大亨弗兰克的家族企业危在旦夕。

其实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金融中心，投资银行并不稀奇，但是在短短十年里就把投资银行做到与华尔街百年家族企业资产相当，而且是独立投资银行，就不容小觑了。它的创建人布鲁士·威尔先生，更是在圈内享有盛名，一个五十岁才创业的老家伙，十年内不靠投资银行本身的业务老实发行证券进行融资，而是专门靠着并购整合企业来发展其产业，光是听着，就让人觉得这个人侵略性十足。

会议桌两侧坐的皆是威尔投资银行的高层，不过十几个人，此刻都领带散乱头发蓬松，神态略显烦躁，手里攥着最新打印出来的评估报告，嘴里的伦敦腔念得飞快：

“Jane，请新给我一杯咖啡，谢谢。”

“老家伙，你拿错了我的审计报表！嘿！你的笔在这儿呢，别乱动。”

“真不知道弗兰克会多久才肯抛出他手里那点可怜的股份，我女儿还等着我回去参加她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呢。”

“鬼才知道，但愿明早九点我们能洗个热水澡。我的咖啡不要糖，要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记住？”

相对于会议室严肃而紧张的氛围，有一个角落却显得有

些格格不入。

在会议室的尽头，临窗的位置，首席特助莫妮卡正在依次核对手里的数据，同时进行着冷静而有条理的报告：“目前，斯坦公司、萨比伦公司，以及和弗兰克有借贷关系的银行都终止了与弗兰克的商业合作，并且表示愿意为此次并购效劳。截至下午五点，弗兰克的股价已经跌破最低点。”

背对着莫妮卡的男人听后并未有所动作，长久静默地站在窗前。

“Boss？”莫妮卡不确定地问了一声，有点不知所措。

倒是刚刚推门进来的投资顾问卓阳见到这一幕，低声吩咐莫妮卡先走开。

卓阳先是扫视了一眼会议室里枕戈待旦的场景，而后才朝着那人揶揄道：“老威尔这回可是真生气了，这个案子当初是我提的，原本计划明年四月等那批货挤压货仓的时候再出手，没想到这老头脾气这么倔，现在就让你来做，明摆着是告诉你他不爽啊。”

“也对，他现在的心情啊……就好比自己一手养大的胖儿子现在转手要走，搁谁谁都受不了。”

“三天时间把一家企业亲手搞垮，然后收入囊中，小威尔先生，请问你是什么感觉？”

窗前站立的男人终于有了一丝波动，眼风凛冽地朝着卓阳扫了过去，略显疲倦的声音中又带了些无奈：“他这是在对发我泄愤怒。”

“熬了三天，终于快结束了。”一个转身，原本背对众人的身影重新站在了满室光亮之下。

灯光垂落间，只见男人容貌清俊，身材颀长，浓眉下一双眼睛似笑非笑，微敛的目光中透着熬夜之后的疲惫，做工精良的衬衫此时袖子被工整地卷到了手肘的位置，衬衫的下摆与西裤的连接处衬出男人的腰身，手腕上一块表恰到好处地与皮带金属扣上那一串字母相呼应。

——Mr. Wang。

Mr. Wang，王谨骞，美国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现任首席执行官，常春藤盟校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二十岁只身赴美求学，学生时期就曾凭借出具的风险报告使多家金融公司避免了被收购的危机，从而名动华尔街。后被布鲁士先生赏识邀请做其投资银行的顾问，不过两年时间，王谨骞就联合投资银行旗下的资本接连做了几起收购案，使投资银行的身价翻了一倍。风头正盛时，布鲁士先生随即宣布自己年迈退休，正式聘请他为投资银行执行总裁。

圈内人常常戏称他为“小威尔先生”。

奇怪的是，任职四年，这位首席执行官除了行事作风在外界如雷贯耳，其本人露面次数少之又少，除了出席必要的发布会，他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邀约采访，能找人代劳的通常都是由师哥卓阳来接手，公事、私事皆是如此。

有外界传闻说，王谨骞是布鲁士先生在中国的私生子，老先生这是找接班人呢。也有人说，他是别家花重金派遣的商业间谍，目的就是搞垮布鲁士威尔投资银行。

卓阳摊了摊手，指着报纸上醒目的“威尔华裔执行官辞职卸任，过失or隐情”标题：“真的就这么走了？中国那边的市场开辟对你来说就是玩票性质，你我都清楚，真正用脑

子的地方，是这里。

“我原以为你这一趟去英国峰会虽然没有什么大动作，至少也该有点想法吧。你知道外头有多少人在对你这个位子虎视眈眈吗？他们恨不得挑出你每一点过错！”

“王谨骞，你到底是为什么？”

首席执行官先生专注地看着投影仪上对方详尽的资产负债表，眸光深暗。

“为女人。”他薄唇轻动，似乎在特别认真地说一件事情。

在卓阳瞠目结舌的表情中，王谨骞拿过窗边搁着的手机信步朝会议桌最中央的位置走去：“离明早开盘还有七个小时，你有七个小时来组织你的团队去接手弗兰克乱成一团的账目。出门的时候顺便告诉莫妮卡，让她帮大家订好明天的早餐，另外——让她记得史密斯的咖啡不要加糖，我不想别人说我的会计师卒于工作餐。”

“还有，”王谨骞顿了顿，“你要是再叫我小威尔，我不介意向布鲁士先生举荐你来坐这个位子。”

身后早有高层等候他多时，众多员工与文件瞬间将他淹没。

卓阳看着面无表情坐在尽头位置的人，听着他不疾不徐地用英文处理每一桩意料之中的事情，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为什么他卓阳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赶在这个家伙的前头引人注目呢？

他王谨骞就是走，都走得如此声势浩大，都要拉上投资银行所有高层陪他打这一场赚尽名声的战役，满载而归。